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

〔明〕无名氏撰

十美图

〔明〕西湖渔隐主人撰

欢喜冤家

〔清〕无名氏撰

风流和尚

〔清〕天花藏主人撰

两交婚

十 美 图

〔明〕 无名氏 撰
徐 明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顾问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冯其庸 周振甫 程毅中

傅璇琮 蔡义江

主编：陈华昌 黄道京

前 言

周振甫

一、中国古代小说的正统与禁毁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，尤以明清两代蔚为大观。故《四库全书》中专有小说家一类。

然古代之小说，被禁毁者众。这不仅包括一般被统治者认为是“诲淫”、“诲盗”的作品，就连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名著，在当时亦在禁书之列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小说家类，称入选的小说：“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”对小说内容，要求“寓劝戒，广见闻，资考证”，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。这些被认为是正统的小说，著录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里。“唯猥鄙荒诞、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。”这是说对于禁毁小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不载；对于不载的理由，只作了概括交待，没有作具体说明。

现在看来，古代小说被统治者禁毁的原因，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：一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。书中所传播的思想与统

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，因而被认为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作，如《水浒传》即是。二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。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背道而驰，因而被认为是“蛊惑人心”之作，如《红楼梦》即是。三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原因。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，只是由于作者为统治者所不容，或遭监禁，或遭杀害，其作品也成为禁书，如李渔的《无声戏》等小说即是。四是一些确实是“诲淫”的作品，历来为统治者所查禁，如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之类。

由此可见，在古代禁毁小说中，真正属于淫书，今天仍应查禁的，实属少数。而大多数作品，是为当时的社会和统治者所不容才被查禁的。在这部分禁书中，不乏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，亦有不少是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，是值得发掘出来加以研究的。

二、古代禁毁小说思想的来源

在明清时代，有一批被统治者禁毁的小说，因为它们主要传播了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，可供探索。这就使人首先想到明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李贽。

李贽（1527—1602），号卓吾，泉州晋江（今属福建）人，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想的理论代表。他提出“童心说”：

……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曷可失也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？盖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

闻见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；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；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……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治无根柢；著而为文章，则文辞不能达。……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从外人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？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？

这样提倡童心，认为童心是纯真美好的，反对以“闻见道理”为心。认为闻见道理使人失去童心，使人说闻见道理之言，失去自己的心，使人说假话，做假事，写假文。这样的观点，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点背道而驰。禁毁小说接受了李贽的童心说，抛弃当时所提倡的闻见道理，要写世俗的真情实感，所以遭禁毁了。

李贽的《童心说》又说：

夫《六经》、《语》（《论语》）、《孟》（《孟子》），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。又不然，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，记忆师说，有头无尾，得后遗前，随其所见，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，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，决定目之为经矣。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？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、迂阔门徒云耳。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，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？然则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藪也，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

在这里，李贽认为孔子回答学生的话，对于学生问仁，问的都是仁，孔子的回答，针对各人的性情不同，作出不同的回答。说明孔子的话，是“因病发药”，针对各人的毛病来说的。后人把孔子因病发药的话作为“万世的至论”，那是宋朝道学家

程子、朱子的说话资料，不是针对各人的毛病来用药，“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”，拿了不合症的方子怎能医病？这是假人的做法。这就是“离经叛道”的话。当时的小说作者接受了李贽的观点，写出了“离经叛道”的小说，所以受到禁毁了。

李贽又提出“察迳言”，他说：

舜好问已矣，而又好察；好察是矣，而所察者又是其极迳（近）之言。……唯是街谈巷议，俚言野语，至鄙至俗，极浅极近，上人所不道、君子所不乐闻者，而舜独好察之。以故民隐无不闻，情伪无不烛（照见）。民之所好，民之所恶，皆晓然洞彻。（《明灯道古录》）

李贽提倡的“察迳言”，就是反对写上等人、君子人讲的道理，要写下层人民的情、欲和生活，写市民的生活。这正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，写出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，正是被禁毁的小说中所写的。因此当时被禁毁的小说，正是反映李贽所提倡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、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。

禁毁小说的被禁毁，还有一个理由是小说中写男女关系的，称为“诲淫”。关于这一点，金圣叹的批《西厢记》作了批驳。金圣叹（1608—1661），名喟，一名人瑞，字圣叹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，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。有人认为《西厢记·酬柬》一书写男女关系为鄙秽，圣叹批语称：“夫为文必为妙文，而妙文必借此事，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。”又说：“意不在事，故不避鄙秽；意在于文，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。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啾啾不休，詈之曰鄙秽。此岂非先生不唯不解其文，又独甚解其事故耶？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，而又何敢啾啾为？”

这是说，《西厢记·酬柬》写男女关系是鄙秽，圣叹认为

《酬柬》的文章极美，因此他赏《酬柬》文章的美，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三家村冬烘先生看不到它文章的美，只看到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是他自己心里的鄙秽造成的。照圣叹的看法，写男女关系的像《酬柬》中写的，用比喻等写法，文章写得美，他欣赏文章的美，就看不见它的鄙秽。写男女关系的事，倘用粗俗露骨的话来写，就显出它的鄙秽，就不好了。读《酬柬》时，欣赏它文章的美，就看不到它的鄙秽了。照这样说，禁毁小说中写到男女关系的，写得含蓄，读者应该欣赏小说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就会看不到它的鄙秽。当时的统治者不能欣赏他写市民生活的美，只注意他写男女关系的鄙秽，显见当时统治者心中的鄙秽。也告诉读者，读这些小说，应该看它反映市民生活的美，自然看不到它写男女关系的鄙秽了。

禁毁小说被禁毁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作者，像李渔。李渔（1611—1680或1679），字笠翁，清初戏曲、小说家。原籍浙江兰溪，曾组织家庭戏班，编导戏剧，在达官贵人家演出，遍历燕、晋、秦、楚、闽、粤各地。他的行径，袁于令说他“性齷齪，善逢迎，游缙绅间，喜作词曲小说，极淫褻。”（见《娜如山房说尤》卷下）马先登称他“为名教罪人，当明正两观（宫门前挂法令的两台）之诛者也。”（《勿待轩杂志》）当时封建文人指斥李渔，所以他作的小说也被禁毁。

李渔著有《闲情偶寄》，是讲戏剧创作的，其中有通于小说的理论。

他讲戏剧的教化作用，归结为劝美惩恶，说：

……谓善者如此收场，不善者如此结果，使人知所趋避，是药人寿命世之方，救苦弭灾之具也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戒讽刺》）

李渔曾跟达官贵人打交道，所以他编的戏剧，要写劝善惩恶，来讨好达官贵人。他写的小说也这样。这是他不如李贽处。

李渔编的戏剧，又有道学风流结合的说法：既要迎合市民，讲风流；又要讨好达官贵人，讲道学。他在《慎鸾交》戏里借剧中人华秀说：“小生外似风流，心偏持重。也知好色，但不好桑间之色；亦解钟情，却不钟情外之情。……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，方才算得尔学士文人。”这是李渔写戏剧的要求之一，也当是他写小说的要求之一。

李渔讲编戏，有“立主脑”说：

……主脑非他，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。传奇亦然。一本戏中，有无数人名，究竟俱属陪宾。原其初心，止为一人而设，即此一人之身，自始至终，离合悲欢，中具无限情由，无穷关目，究竟俱属衍文；原其初心，又止为一人而设。此一人一事，即作传奇之主脑也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立主脑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他写小说，也要立主脑，这话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理论。

他编戏，又讲“密针线”：

……编戏有如缝衣，……全在针线紧密；一节偶疏，全篇之破绽出矣。每编一折，必须前顾数折，后顾数折。顾前者欲其照映，顾后者便于埋伏。照映埋伏，不止照映一人，埋伏一事，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、关涉之事，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，节节俱要顾到；宁使想到而不用，勿使有用而忽之。（《词曲部·结构·密针线》）

这是讲编戏。但他写小说，一定也要讲“密针线”的，这也可以作为他写小说的方法之一。

三、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二辑）的类别

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（第二辑）共十七种，为《美人书》、《万花楼》、《北史演义》、《空空幻》、《春秋配》、《前七国志》、《后七国志》、《樵史演义》、《辽海丹忠录》、《天豹图》、《锦绣衣》、《十美图》、《欢喜冤家》、《风流和尚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隔帘花影》、《绮楼重梦》。

这十七种小说，极粗略地看，在内容上似乎也可以分为多少类。像《美人书》是写明清之际妇女生活的，题材鲜见，足弥珍贵，此为一类。像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《十美图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春秋配》等，文笔清新，故事感人，思想上有一定进步意义，此为一类。像写市民生活的《欢喜冤家》、《风流和尚》、《空空幻》、《锦绣衣》等，演绎离奇故事，暴露世情缺憾，自称要给人惊醒，此为一类。像《辽海丹忠录》、《前七国志》、《后七国志》、《樵史演义》、《北史演义》等历史小说，或叙写史实，或传奇人物，或总结历史教训，或理清事件头绪，各有千秋，足可一观，此为一类。像写英雄传奇故事的《万花楼》、《天豹图》等，故事情节复杂，表现手法多样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在当时很有影响，此为一类。像《红楼梦》的续书《绮楼重梦》、《金瓶梅》的续书《隔帘花影》，接原书之余绪，另外编撰故事，自成一书，别有特色，此又为一类。这些小说，有的反映当时的进步思想，有的表现重要历史事件，有的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，有的在艺术技巧上可供借鉴，都值得供读者研讨。

正是由于古代禁毁小说的特殊地位和价值，我们才编纂了这套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把古代禁毁小说中那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发掘出来，供今天的读者阅读、研究、参考。因此，这套文库不仅给读者以过去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神秘感，更可使人领略到一些被历史埋没的古代小说佳作的全貌。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》之第十一卷，收入明代小说《十美图》、《欢喜冤家》和清代小说《风流和尚》、《两交婚》。

《十美图》一书不分回目，卷首缺页，有明代刊本，书中不提撰人。现据各种史料考证，作者当为明朝末年之人，然其姓名与生平皆无可考。

《十美图》写一段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，男女主人公的真情至意颇为感人。本书虽因袭才子佳人小说的旧套，但文笔精细，语言生动，很能吸引读者。

书中歌颂男女主人公追求生死不渝的爱情，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有明显的进步意义。因此，尽管《十美图》中通篇无淫词秽语，但仍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，在清代被列入应予禁毁的“淫词小说”书目中。

《欢喜冤家》又名《贪欢报》、《欢喜奇观》、《艳镜》、《三续今古奇观》、《四续今古奇观》等，全书分正、续二集，每集十二回，共二十四回。有明代刊本，书署“西湖渔隐主人著”。然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事迹，皆无可考。

《欢喜冤家》每回写一个故事，内容多为男欢女爱之事，其

中颇多传奇色彩。由于这些故事奇特，情节曲折，又是写下层人民生活的，在当时很受一般读者欢迎。故本书中的一些故事多被后人，或作为底本改编刊行，或被收入话本小说选集中，流传较广。

由于《欢喜冤家》中多写男女奸情，且有笔涉淫秽之处，故在清代多次遭到禁毁。为逃避查禁，本书曾多次更改书名刊行。

《风流和尚》又名《谐佳丽》，全书十二回，有清代抄本，书中不提撰人。

《风流和尚》是写当时民间常发生的和尚偷情作奸的故事，有些情节取自其他一些小说。

书中叙称，写作本书的目的是给人惊醒，劝人好善。然书中情节多涉及和尚淫乱之事，故本书在清代遭到禁毁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
《两交婚》又名《双飞凤》，全书十八回，有清代刊本，作者署名为天花藏主人。然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皆无可考，唯知他还有多部小说行世，如《平山冷燕》、《玉娇梨》等。

《两交婚》写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，其中颇多周折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故书名为《两交婚》。书中故事曲折，人物描写也有特色，尤其是妓女黎青的形象颇为动人，是一部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。

《两交婚》之被禁毁，大概是由于书中所描写的爱情故事与封建礼教不合，被清朝统治者认为是“有伤风化”。

本卷目录

前言	·····	(一——八)
出版说明	·····	(一——二)
十美图	·····	(一——二〇)
欢喜冤家	·····	(一——三九〇)
风流和尚	·····	(一——三五)
两交婚	·····	(一——一八五)

若说世上必无佳人才子，难道鲁人西狩获的不叫作麟？岐山上鸣的不叫作风？若说世上必生佳人才子，如今谁见麒麟在哪里游？听凤凰在何处鸣？若说佳人必配才子，才子必遇佳人，那麒麟就该在一处走，凤凰就该在一处飞，缘何孔子掩袂而泣，只说“此麟也，胡为乎来哉！”麒麟却在哪儿？又说：“凤鸟不至，吾已矣！”夫何不说凤凰不至？却忘说了凰，独说个凤？总见得佳人才子原非必有，又非全无，亦非定作配合，然后算作风流佳话。佳话虽不必定在佳人才子的配合，然才子佳人配合岂不算作风流？难道做才子的反娶个无盐嫫母？做佳人的反嫁个一丁不识、五官不全，就像无声戏上所说阙里侯的模样，反叫作风流不成？既叫不得风流，如何算作佳话？若说才子一定配个佳人，佳人一定嫁个才子，那佳人难再，红颜薄命的两句话又用不着了。若说佳人才子如何配合，分明重做西厢记，再演骝裘裘，未免有淫奔私约在里边，看时虽觉风流，究竟不成佳话。如此说，连那风流佳话四个字又有个分别了。才子佳人两相配合，果然算作风流，只怕不是佳话。若果然是佳人才子，就不配合亦不失为佳话，何必定说风流？可见，风流是小说科诨的派头，佳话是做传表扬的正脉。如今，在下这回书，虽不浪说风流，落那做小说的窠臼，且敷衍一回佳话，将佳人才子别开生面，笔尖上搬演出来。

看官们，大家请睁着眼，仔细认者，未知当场的还是哪个，原来却是吴中才子张灵。那张灵生在正德年间，是国家全盛的

时节出生在苏州府吴县地方，却是江山翠秀的所在。家住在古吴，趋雁门桥畔人，是吴中文物的街坊。这张灵不消说是才子，不是假借的名色了。若论他的才貌，也不消说得，才高子建，貌胜潘安，只他这种风流豪宕的性情，莫说今人中并无第二个，就把古人开了花名册，逐一点名问去，只怕也没个敢应道：“我像张灵。”还有谁人敢说道：“张灵似我。”如此说，那张灵竟是千古来第一个风流才子了。他父亲原是个老教书，见张灵聪慧，十三岁上就叫他去赴考。不想那提学原是眼中有珠的，见了文字竟把张灵高高的取了第一名，岂不俨然是一秀才了。那张灵反懊悔道：“我那父亲，人也不识，我张灵是个才子，可是出去考得的？逼我去略试一遭，就被他捉做秀才，岂不是晦气？如今不要管，我只莫去赴下年之考，且只顾风自己之流便了。”只因他恃才纵酒，目空一世，不要说他不肯轻易交人，人也不敢等闲亲近他，只有解元唐寅，心同气合，与他做了忘年之友、莫逆之交。

因见张灵生性奇僻，长不娶室，必有缘故，遂问道：“吾兄年已弱冠，如何不娶尊嫂？”张灵笑道：“唐兄想是见有做得我妻室的在哪里么？”唐寅道：“没有，吾见兄弱冠未婚，想必要择个佳人好配才子，故此动问。”张灵道：“唐兄，你且把佳人才子这四字讲一讲明白，不要认错了如今世人。这些红颜皓齿、妖冶风流的，叫作美女，不是佳人。古来唯有崔莺莺可当‘佳人’二字，只是嫁了郑恒，不曾配得才子，临了这着还是一死，才子亦不是。这些戴顶头巾、烂熟三场的就可做得，这些，只可叫作文人，不是才子。古来唯有李太白可当‘才子’二字，然到底无佳人配合，只骑得在鲸鱼背上一霎时的光景，可见，佳

人才子配合甚难，不是轻易说得的。我张灵虽不是偌大的才子，然除了李太白，在古人中也不多让，只怕崔家莺莺厮赶着郑郎做一块，不晓得有我张君瑞哩！”唐寅道：“吾兄千古妙人，所以发此千秋妙论，才子佳人果然自古难于配合，如今我留在心上，打听得有像崔氏女的，即来奉闻，好等吾兄去做西厢记，如何？”二人大笑而别。

一日，张灵坐在书房中看《刘伶传》，命一童子在旁斟酒，且酌且读。读至戒酒一段，拍案叫道：“骗得好！吃得快活！该骗！该吃！”遂命童子筛一大杯吃了。又读至荷锺一段，立起身来拍案赞道：“这是千古达人，方有此风流举动，我张灵若有人荷锺，何须死后方埋，只恐死后无人荷锺埋我耳。”又命童子筛酒，连吃了三大杯，坐了又读。童子道：“相公，这书莫看罢，若再拍两次书案，这壶内恐没了酒了。今日唐相公与祝老爷都在虎丘饮酒，相公何不带这书到那里去读，读到好处或者得意的所在，拍着千人石，吃他一大杯，岂不是桩快事？强如坐在家里独酌。”张灵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说？只是他们既不请我，不值得去闯席。我如今扮做个行乞的，到那里去取笑一场，也算吴中的佳话。”遂除了飘巾，头上挽做个双丫髻，脱去道袍，寻件破碎的旧衣穿了，脱了鞋袜，赤着双脚，左手拿了《刘伶传》，右手撑着一根短棒出了门，竟摇摆到虎丘来。见了的都跟着看他蹊跷的行径。张灵一路夸些大口，说些疯话，扭捏唱些道情，迤迤来到虎丘。

看的人越多了，到得山门，一径就往千人石上，只拣那笙歌鼎沸的所在，便挨身入去，拿了《刘伶传》，向前道：“刘伶告饮。”人见他不像个乞丐，都有些疑惑，便大碗酒，大块肉把